



經總要後集卷之八

御士推誠

與敵推誠

以恩信結敵人

知人

善用人

解仇用人

使過

示信

示義

以義感人

激怒士心

御士推誠

後漢更始初光武為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兵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皆相語曰蕭

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

東晉末劉道規為荊州刺史叛臣桓玄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二寇交通久絕都邑之問荆楚既破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軍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開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西魏王羆守華州今馬郡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于河橋

不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可在莫有同志羆聞之乃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凶吉諸人相驚咸有異志王羆受恩於此以死報

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與敵推誠

唐將郭元振在京州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落疆盛款塞道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威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使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庭寇遁將安適乃安臥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甚哀

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

郭子儀屯於涇陽，僕固懷恩率蕃虜來寇。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回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左右，前後虜見而門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驚曰：「今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我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對曰：「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項歲遠涉萬里，剪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一旦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

親於公等，何日有回紇？曰：「為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適足以為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矢持之。」子儀以數十騎，免胄徐出而勞之，曰：「安乎？」公等以同忠義，又何至於此？」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佳錦，歡好如初。

德宗時，朱泚、朱滔、王武俊、李希烈、希烈僭號，欲臣制諸叛，衆心稍離。自奉天下

罪已詔赦群賊昭義帥李抱真先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令後擊泚武俊雖許之然尚猶豫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謂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足下不能自振於數賊之間乃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因言及播越抱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又於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結為兄弟而別明日合戰大破朱滔

淮西既平裴度為節度招撫使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惟盜聞殺外餘盡除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度以蔡卒為牙兵或

以為反側之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為帥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無不感泣

買耽為義成軍帥時淄清李納雖外奉朝命而心常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由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鄰道柰何野處其兵士因館之城內淄青將士心服之

令狐楚為河陽節度使時烏重胤移鎮滄景以河陽銳卒三千人為牙兵士卒不願出鄉至中路潰散不敢歸屯于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即疾馳赴鎮潰卒亦已至城北將大寇掠楚單車出迎諭以逆順咸令兵士

弛弓釋甲用之為先驅以歸仍斬其首惡衆遂定  
五代李茂貞為鳳翔節度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  
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瓜牙熟寢經宿而還上  
下遂服之

以恩信結敵人

唐蘇定方之討賀魯薛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  
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泥熟杖素悍不服賀  
魯為賀魯所破擄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  
泥熟等家口將充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賚即是  
明其狂破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  
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悉送還之於是泥熟等

請隨軍効其死節

張儉前在朔州屬李靖平突厥之後有思結部落貧窮  
離散儉招慰安集之其不來者或居磧北既親屬分  
住私相往還儉並不拘貴賤但存紀綱羈縻而已及  
儉移任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  
起儉為使就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  
布以腹心咸啓穎而至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代州  
都督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  
驕侈表請和糴擬充貯備蕃人喜悅邊軍大收其利  
隋末義兵起屈突通鎮長安兵敗勢蹙或說通歸降通  
泣曰吾家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避難有

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勞  
免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

本朝至道中交趾酋長黎桓不順海則頗年剽劫

朝廷加恩於桓以轉運使陳堯叟為國信使先是將

命交趾者必贈遺數千緡桓折賦歛徃徃斷民手足

堯叟召其子殺以朝命却其私覲及交趾民卜文勇

等先殺人亡命為如昔鎮將裁匿凡百餘人堯叟皆

搜獲付之且戒之勿加酷法交趾感恩桓乃捕送海

賊為謝且言已勒溪洞不得搖動

後漢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鄧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

才光武以為知人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

詞自達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禹問可使行者禹曰

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及即拜大將

軍果立大功

蜀將諸葛亮率諸軍駐漢中以魏延領司馬揚儀為長

史司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

之惟儀不假借延延以為忿有水火儀常視畫分

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湏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

儀亮深惜儀之才幹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

忍有所偏廢也

延儀才有所偏孔  
明任人各取所長

晉羊祜為征南將軍時王濬參軍事祜深知之或曰濬

武經總要 卷之八  
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祐曰濬  
有大將才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識者謂祐能舉善  
馬濬後為益州刺史祐以濬有奇略密表留濬伐吳  
之役舉杜預自代遂建大功

陳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  
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  
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知其拙周侯交不  
擇人而惟心過差君危履險猜防不設侯即傲誕而  
無厭輕挑其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如其言

隋代周總管漢王諒作亂李景發兵拒之諒頗遣劉嵩  
喬鍾旭等攻之景帥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  
擊總司法叅軍呂王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  
穎多謀書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閃預惟  
務持重時出撫循而已

唐裴行儉曉用女奇術兼負知人之鑒嘗所引備裨程  
務挺張慶勗崔智訐王方翼党金毗刘敬同郭待封  
李多詐黑蓋常之盡為名將至刺史者十數人

西川劉闢反杜黃裳以為獨任高崇文可以成功遂拜  
神策行營節度使兼統左右神策奉天林遂諸鎮兵  
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衆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  
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  
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卒器用無闕者



至與元有折逆旅之七著者斬之以徇西從閭中入  
遂却劔門之師解梓潼之圍黃裳又奏請不以中官  
為監軍只委高崇文為使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使人  
謂崇文曰若不奮命當以劉潼代汝由是得崇文死  
力既平志宰臣入賀帝目黃裳曰此卿之功也  
本朝曹彬為樞密使

太宗詔舉材堪將帥者久之彬曰知人不易 朝廷  
雖多士未見其能臣有子瑋好謀而斷謂堪試用  
太宗喜其內舉乃自闕門祇候擢知渭州時年十九  
至部騰檄區落告以丹青之信戎人皆泣下康奴悉  
舉族內附李繼遷寇西涼次石門瑋率兵邀賊之滅

籠竿川滅章理族破喃囉囉以功累歷方鎮

善用人

前漢陳平事魏王說不聽去歸項羽也 久不任平乃就  
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拜平為都尉使駢乘輿護軍  
諸將及絳灌等毀平曰平居家時盜嫂事魏王不容  
而亡歸楚也 不中又亡歸漢伏願大王察之漢王疑  
之以詰無知曰有之乎無知曰有之臣所言者能也  
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是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  
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  
士顧其計誠可以利國家耳盜嫂安足疑乎漢王召  
平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亦然今又從吾遊

信者固多心乎平日臣事魏不能不用臣說故去事  
項王項王不信人是以歸大王誠臣計書有可來者  
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偷  
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加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  
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卒用平計滅楚封戶牖侯  
世勿絕平辭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  
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  
若子者可謂不肯本矣乃并賞無知

唐尉遲敬德卒城來降太宗大悅引為右一府統軍屈  
突通設開山威諫太宗引入卧内賜以金宝謂曰大  
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

害忠良公宜體之心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  
共事之情也是日因夜獵於榆窠遇王世充頗步騎  
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  
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  
賊圍更率步騎兵與世充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檢偽  
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人太宗謂敬德曰衆人證  
公必叛天誘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憑何相報之速  
也

鄭從謹知人善任性不驕矜故所至有聲績在大原時  
大將張彥球彊傑難制前後帥守以疑間貽釁故軍  
旅不寧及從讜撫封四年知其才用可委開懷任遇

得其死力故抗虜全城多彥球之助也

郭孝恪唐初拜宋州刺史今與徐勣經營武牢以東所得州縣委以選補其後竇建德率衆來援王世充孝恪於青城宮進策於太宗曰世充日蹙月迫力盡計窮縣首面縛翹足可待建德遠來助虜糧道阻絕此天喪之時請因武牢屯軍汜水隨機應變則易為越殄太宗然其計及破建德平世充太宗於洛陽置酒高會諸將曰郭孝恪謀擒建德之策王長先龍門下米之功皆出諸人之右也

魏真卿為平原太守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麗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常山守臬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縶遼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為帥得兵二十餘萬橫絕燕趙詔加真卿戶部侍郎依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與郡人來乞師謂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倡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為長城方今清河實公之面鄰也僕幸寓家得其厯實知可為長者用今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疆因而撫之以為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指惟公所命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令萼將之真卿謂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萼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嶺口為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伐魏

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分兵開嚙口  
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力同志  
十萬之衆徇河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不下十萬  
公當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  
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范  
冬獲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人合勢而  
博平以千人來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  
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來  
拒戰賊人大敗斬首萬餘級

解仇用人

春秋時狄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

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牙勝而還軍志在解

管仲雖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之牛乃

殺子糾于生竇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

堂阜而脫之堂阜歸而以告曰夷吾治於高侯

高侯仲也言管仲政使相可也後之

初曰季使過冀見卻缺釋其妻饁之白季胥臣也冀晉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臣聞之敬德之

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

罪可乎欽殺文公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

管敬仲威之賊也實相以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及

自箕桓公以三命命先且君將中軍且君先軫之子

也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  
先茅絕後故取 以一命命卻缺為卿復與之冀其父

前漢韓信擊敗趙軍令軍中無斬廣武君李左有生得  
之者賞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戮下者信解其縛東嚮  
坐而師事之得平燕之策焉

周德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李克用臨終顧謂其子存勗  
曰進通忠孝不負我嗣昭小名進通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  
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歿有遺恨存勗達遺旨  
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彊敵與嗣昭歡愛如  
初

使過

春秋時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  
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其後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  
也取王官及卻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晉侯入曹令無人僖負羈之宮而免其侯報施也報昔  
施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  
魏犇傷於曹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  
殺之魏犇束脅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  
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乃舍之殺顛頡拘

于師

邲之戰晉中軍元帥荀林父敗績晉師歸請死晉侯欲

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立城濮之投晉師三日

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善

乎言憂喜失時也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聞况國

相乎及楚殺子玉得臣王公喜曰莫荼毒也已晉再

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兢今天或者大警晉

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兢乎林父社

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決其敗也如日月之蝕焉何

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唐蕭詧據荊州遣李靖安輯之至峽州阻水漲久不得

進高祖怒其違留陰使峽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

才為之請命於是獲元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眾

寇夔州趙郡王李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

營後又要除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人高祖甚

悅謂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

嗣曹王暉為江西節度其將伊慎嘗將江西兵從李希

烈平襄州及希烈反懼暉用伊慎乃陰遣之鎖甲又

詐為慎書往復置于境上上聞即遣中使斬慎暉表

請捨令自効會與賊夾江為軍中使又至暉乃免令

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推鋒而先暉率

軍繼之責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慎方得免

罪

高崇文伐蜀次萬勝推大將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到行營愆一日懼誅請深入以自贖乃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糧道賊大駭是日賊錦江柵將李文悅以兵三千歸順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衆二萬及以城降

本朝初西山巡檢郭進善以權道任入嘗有軍校自西山來詣闕訟進不法事

太祖謂近臣曰所訴事多非實蓋進御下嚴教必是此人有過畏懼而誣罔之耳遣中使送與進令詰而殺之進方率衆稱謝會弁人入寇進因謂曰汝敢論

我信有膽氣今捨汝罪令汝掩殺弁寇如得勝即賞汝於朝如敗便可自殺河東其人踴躍聽命果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

太祖悅而從之

田紹斌嘗盜官馬數匹質直盡償博事發獄具有司領見講武駿紹斌稱死罪

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外遣內侍私謂之曰汝今死有餘貴紹斌曰若恩貸其死必能盡節上報俄再領見特釋之密賜百金會征江南擇諸軍借事得五百人為步軍軍領紹斌領之及率雲騎二千抵昇州城下多所克捷

示信

春秋時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也課間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人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死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欒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肯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代之政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喪人悅服

魏

在蜀至長安遣張郃領軍勁卒四十餘萬回

劔閣諸葛亮有戰士万二千更番煇者八千特魏軍始陣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彊多斥力所制請留下兵以奔擊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夫者東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勅速遣於是去者咸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虜咸思致命臨陣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宣王一戰大克之由信也夫

示義

春秋時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鼓白狄鼓人或請以城叛吳曰聞諸叔向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先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



甚惡如所好何如無後必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死民  
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  
其民見曰猶有食邑始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  
勤人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  
教人怠將焉用邑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所  
所在也若吳必其能獲故囚以示義有死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  
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剋鼓而返不戮一人

晉羊祜都督荆丹諸軍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  
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  
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  
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遷城半分以墾田八

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死百日之糧及至  
季年有十年之積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  
城東陽而禁手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  
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降者前後  
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將帥有欲進譎詐之  
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  
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哭之厚加殯歛景尚子弟迎喪  
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  
之香感其恩咸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  
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嘗止晉地  
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

於是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吳將陸抗嘗  
病枯饋之藥抗服之无疑左右多諫抗抗曰羊枯豈  
醜人者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  
而自屈也

隋絳郡賊柴保昌等有衆八万煬帝令戶部尚書樊子  
蓋擊之子蓋深溝高壘不敢決戰有來歸首者不問  
多少必坑之由是莫敢降賊徒日盛連年不能剋煬  
帝乃令唐高祖代之賊有來降者皆引致左右推赤  
心以待之人人自安願効死力其黨相謂曰我輩本  
無逆心徒以政令嚴酷懼死為盜耳前後首者皆為  
子蓋所殺窮无所歸令唐公身一人死隔恩意如此我

輩知不死矣遂相率歸前後至者數萬人餘賊散走  
他郡

以義感人

唐嗣曹王李皇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果貪殘有將  
王國良鎮郡州武崗縣豪富京果以死罪加之國良  
危懼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諸道同討連歲不能下  
皇受命乃曰驅竅毗誅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遣使  
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將軍遇我  
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為辛京果所稱我已蒙聖朝  
昭雪使我我何必持刃殺將軍耶將軍以為不然我  
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

國良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決臯即日赴縣受降  
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臯  
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國  
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臯遂大叫軍中曰有人識曹  
王否只是我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貽不敢動適有  
識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臯執手約  
為兄弟盡焚攻取之備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為  
劉昌初至平涼劫盟之所收聚亡歿將士骸骨坎瘞久  
因感夢於昌有愧謝之意昌上問德宗下詔深自刻  
責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使以御饌內造衣服數  
百襲令昌收其骸大將三十人將士百人各具棺柩

衣服葬於淺水原分建二塚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  
懷忠塚詔翰林學士撰銘志祭文昌盛陳兵設幕次  
具牢饌祭之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  
別立二石標題以塚名諸道師徒莫不感泣昌在西  
邊僅十五年疆本節用軍儲豐羨

朔方大使王峻誅河曲降虜附布忠等千餘人時并州  
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  
懼張銳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于帳  
下召酋帥以慰撫之副使李憲以為夷虜難信不宜  
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  
突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効死之秋

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

淮安王孝恭討蕭銑銑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當籍沒其家以賞將士孝靖曰王者之師義存用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堅守不下非計之善遂止江漢城邑聞之莫不爭下

### 激怒士心

燕園齊印墨田單宣言曰吾懼燕軍剽所得齊卒燕人如其言齊人皆怒愈堅守田單又縱反間言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辱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

塚墓燒死人齊人於城上望見皆涕泣甚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遂破燕師

發漢班超使西域至鄯善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曰今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貌即廢如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營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功成事立矣衆曰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納曰見火然皆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

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燒死

蜀龐統勸劉備襲益州收劉璋備曰此大事不可倉卒  
又璋使備擊張魯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  
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絡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  
益州征疆敵師徒勞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  
吝於賞功望士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由是相與  
破璋

唐安祿山反常山郡盡為賊傷死人蔽野大將李光弼  
帥本鎮兵來接親酌其死而哭之為賊幽閉者出之  
誓平寇難以慰其心衆遂感動

李愬受魏博節度時幽鎮復亂田弘正遇害弘正累世

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  
化者由田公也天子以其仁愛使治鎮州且田公出  
於魏撫師七年一旦鎮州不道敢茲殘害以魏無人  
也若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大哭願  
効用焉

後唐宿鄉之役兩軍既成列莊宗以梁軍甚盛虜師人  
之怯欲激壯之手持白金巨鍾賜李嗣源酒謂之曰  
卿見南畢白馬赤馬都否觀之令人膽破嗣源曰彼  
虛有其表耳翌日當歸吾廐中莊宗撫髀大笑曰卿  
已氣吞之矣嗣源引鍾盡酌即屬韃揮弦躍馬挺身  
與其部下百人直犯白馬赤馬都奮搥舞稍生挾二

武經總要 卷之八終  
騎校而還飛矢麗其甲如蝟毛焉由是三軍增氣自  
辰及未騎軍百戰嗣源往來衝擊執訊獲醜不可勝  
計是日梁軍大敗

威稜復衆

前漢郅都為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守節舉逆為引  
軍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於偶人象都以木為  
也刑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如此

魏司馬懿討公孫淵淵保襄平懿進軍圍之會霖潦大  
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  
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既破城兵士  
寒凍乞襦或曰幸多故襦可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  
臣無私施不與

唐范希朝為振武節度界上有党項室常交居蕃落之  
俗有長帥至必効奇騎名馬雖隸者猶曰當從俗以  
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不敢橫暴  
蕃雖狗竊鼠偷必殺無赦

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  
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斬於城下  
軍中股慄役者無不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八終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九

絕藝

挑戰

勢宜決戰

臨危決戰

戮力必勝

驍勇敢前

陷陣摧堅

表裏夾攻

乘勝破敵

乘機破敵

乘風雨破敵

散衆

絕藝

梁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杜懷珪命第三子疑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流矢中其目矢馬敵人交稍將至疑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疑督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為杜彪

陳衆軍北伐蕭摩訶隨都督長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妣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明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絳衣褲皮裳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胡同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廟子夫發摩訶遙擲鈔銀音本妹柔雜也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陳長明徹追軍呂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

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燹齊遣其將宇文忻等呂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運鏃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鏃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不從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耻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策馬軍宜須在前摩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千率先衝突自後衆



武經總要 卷之九  
騎繼焉北豆達淮南

隋竇榮定擊突厥史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使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道而還突厥大驚遂引軍去

唐高祖率兵擊群盜至龍門縣賊毋端兒衆數千人至城下高祖親率十餘騎擊之高祖連射七十發賊大敗皆應弦而倒明日斬首築為京觀於屍上盡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太祖討劉黑闥嘗於肥鄉列陣太宗親率左右擊之有一突厥勇壯絕人直衝太宗及將接太宗以天策上將火箭射之中心洞背應該而薨遂傳此箭於北蕃突厥見而驚歎又嘗輕騎出入遇三騎皆賊中驍勇有名者舉槍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至連發三次相次皆斃敵人攝氣焉

尉遲敬德善解避預每戰單騎入賊陣賊預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賊預還以刺之出入重圍往反無礙齊王元吉亦善馬預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預刃以竿相刺敬德曰縱知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預謹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預避預何者難易對曰奪預難乃今敬德奪元吉預元吉執預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預死吉素驍勇雖相

歎異甚以為耻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統將  
單雄信領騎直赴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  
馬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

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祖內出甲令  
薛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  
重仁貴射而洞之高祖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  
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來挑戰仁貴發三矢  
射殺二八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恐為後患並坑  
殺之便就磧北安插餘衆擒其偽主葉護兄弟三人  
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  
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為邊患

哥舒翰有家奴曰左車年十五六有膂力翰垂傳槍每  
追賊及之以槍搭其背而喝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  
喉皆剔高三五尺而墮無不死者左車輒下馬斬首  
率以為常

史敬奉形甚短少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  
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疆  
敵甥姪及僮使僅二百八每以日隨臨入敵輒分其  
隊為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相遇已而皆有獲虜  
通賊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千臨城  
挑戰龍仙健勇自恃攀右足加馬鬣上嬖罵李光弼  
光弼登城顧望謂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因懷息請行

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歷選其次左右曰曰孝德可  
光弼問所委幾何名孝德曰可獨往耳光弼北之終  
問所欲對曰願選五十騎於軍門為繼兼請大軍鼓  
譟以增氣勢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孝德挾  
二矛策馬截流而渡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  
鬣稍近將動孝德握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  
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  
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  
我乎龍仙曰誰耶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  
是何猶狗孝德發言虺豺特予躍而搏城上鼓譟馬  
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及斬

首携之而歸

王敬美魁傑沉勇多力善戰所用槍矢皆以純鐵綴  
槍重三十餘斤摧降破陣率以此勝

本朝

太宗幸太原城西督諸將麾兵發機石攻滅初  
帝選諸軍勇士數百人教以劍弄皆能擲劍空中躍  
其身左右承之妙絕無比見者無不恐懼會北戎遣  
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之檀楊鼓譟揮刃而  
入跳擲承接霜鋒雪刃飛舞滿空戎使見之懼形於  
色及是每巡城耀武必令劍弄前導各呈其技賊衆  
乘城望之破膽

挑戰

春秋時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示不車戰

和以疑晉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旗

疾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敵左車左也善也代御

執轡御下兩馬裨鞅而還也示間暇攝叔曰吾聞

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耳也傳而還皆行其所聞而

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

射人角不能進

楚漢相持彭越數絕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

曰謹守成皐欲挑戰謹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

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

五六日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貨賄曹咎自到汜水上

前秦苻堅遣將黃眉鄧老等率步騎討姚襄據黃洛深

清高壘固守不戰鄧老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

發襄頰為晉將桓溫張平所敗銳氣衰矣今固壘不

戰是窮寇也襄性剛振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旦歷

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遣羗

率騎三千軍於襄壘以挑之果怒盡銳出戰羗偽不

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羗回騎拒襄俄而黃

眉至大戰斬之盡得其衆

宋蒼梧王遇弒沉攸之自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

武德四年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寶蓋德自河北率兵  
十餘萬來援太宗自率故騎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建  
德自滎陽西上築壘于板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牢  
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是李勣程咬金秦叔寶令  
尉遲敬德執鞭遙建德壘下大呼敗師賊衆大驚抗  
乘間襲破之

武德四年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寶蓋德自河北率兵  
十餘萬來援太宗自率故騎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建  
德自滎陽西上築壘于板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牢  
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是李勣程咬金秦叔寶令  
尉遲敬德執鞭遙建德壘下大呼敗師賊衆大驚抗

出兵數千騎太宗遠望漸却遂引賊以入伏內李  
等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破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勢宜決戰

太祖圍王世充於洛陽自餘不克將士皆思歸總管劉  
弘基等請班師太宗曰今者興兵正欲一勞永逸東  
道諸州望風歸附洛陽孤城何能支久功在垂成何  
乃棄之而去乃令諸軍曰王世充未破師必不遂更  
有言班師者斬衆心乃定高祖知士卒有歸志恐衆  
心離不堪待久密敕旋軍太宗拒表固請尅日當定  
高祖喜而從之果平世充

五代梁將劉勣攻司州朱友謙求援於晉上遣將符存

審李嗣昭赴之次河中晉營朝邑時河中父臣於果  
表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惧其翻覆將  
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  
南有黑氣如闕鷄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  
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聞其衆詰旦進軍  
梁軍逆戰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  
出

晉王存勳進兵至胡柳陂梁將賀瓌結陳而至引兵據  
陂中土山晉兵望之有惧色諸將欲領兵還營詰朝  
復戰關宝曰土彥章騎軍已入漢陽山下惟列步兵  
而悅皆有歸志我盡銳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

為所乘我軍未集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此  
勝料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威敗在此一戰  
若不決戰誠使餘衆渡河一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  
晉王其勉之晉王聞之愕然曰微公幾失計矣即引  
騎大譟奮頭登山大敗梁兵

臨危決戰

春秋時孟明帥師代晉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伯猶用  
孟明增修國政重施于民明年秦伯代晉濟河焚舟  
示必取王官及郊王官郊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隋末稽胡五萬餘人掠宜春竇軌討之行次黃欽山與  
賊相遇賊乘高縱火王師稍却軌斬其部將十四人

後隊中小帥以代之勒女後戰執自率百騎破於軍  
後今之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而鼓之士  
卒爭赴敵賊射之不能止因大破之

昭宗時幽州劉仁恭率軍士十萬寇魏州屠其郡梁將  
葛從周自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之上水閉攻館陶  
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  
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  
都將薛矣厥王郃即等期日被其八若追擊至臨清

戰力必戰

春秋時晉師伐齊陣于鞞晉解張御卻克鄭丘緩為古  
及戰卻克傷於流血及獲未絕鼓音執獲鼓故罪

曰余病矣張侯曰自矢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

御左輪朱殺鳥羽豈敢言病吾手忍之緩曰自始合

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手病矣以真不識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歿

之可以集事集也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

探甲執安固即死也探音患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

井必正文正變右援抱櫓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從

軍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名山

晉元帝時賊率杜曾聚兵數方命周訪擊之訪有衆八

千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

旗幟曾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  
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趙胤領其父誘餘兵屬左  
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胤號  
哭還自衣至申刃甄皆敗訪邊精銳八百人自行酒  
飲之勅不得輒動聞鼓音乃進未至三十步訪親鳴  
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  
隋突厥沙鉢略可汗兄弟葉護及潘那可汗寇掠而南  
詔以達奚長儒為行軍總管擊之過於周槃衆寡不  
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為勇所衝突散而  
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  
李皆見骨殺傷方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突厥本欲  
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共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  
處焚屍慟哭而去  
杜伏威聚徒數萬屯兵合陽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  
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遣稜婦人之服以激怒  
之并致書號為陳姥稜大怒悉衆而來伏威逆担自  
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  
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俯伏走奔其陣伏威因入  
稜陣大呼衝不刃向披靡復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  
後斬之携其首復入稜軍大潰僅以身免  
唐太宗從唐高祖破突厥於馬邑太宗手射殺特勤一  
人由是賊退



高祖拒登山飛深入賊陣重圍數匝太宗望見之將輕騎突圍而進弓矢亂發殪數十人既接短兵所向必潰後高祖於萬力之中時騎兵已散高祖氣憤將戰太宗苦諫方止適會步兵至太宗奮擊大破之歷山刀兒自號也

李光弼駐軍河陽自將於中潭城外置柵柵外掘塹闊二丈深亦如之賊將用擊捨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於城東北角植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恃衆直逼其城以車千乘載木鵝蒙衝間撲撞車隨其後督兵填城下塹三面各八道過其兵又當塹開柵各置一門光弼遙望

賊逼城使人語荔非元禮曰中丞者賊填塹開柵過兵居然不顧何也元禮報曰太尉擬守乎擬戰乎光弼曰戰元禮曰若戰賊為我填塹復何嫌也光弼曰吾智不及公公其勉之元禮候柵開率其勇敢出戰一通賊軍走退數百步元禮料敵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破賊收軍稍退以息其寇而攻之光弼望其收軍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云戰正忙喚作何物良久令軍中鼓譟出塞門徒擣齋追賊大潰後晉時契丹大舉入寇以杜重威為都招討使至陽城遇虜圍晉師數重軍中之水鑿井輒壞人馬渴死甚衆時晉師居下風將陣弓弩無所施符彥卿曰與其

束手受擒曷若力戰戰未必死乃與張彥澤樂元福等引精騎擊虜衆大敗虜主乘素馳以道獲車仗器械數萬討虜自陽城之賊大畏彥卿或馬病不飲斃必唾而吮曰此中豈有符王耶

驍勇敢前

西魏將王罷為華州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外時高歡遣將韓軌從河東宵奔襲罷罷不知覺北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罷尚臥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罷便犯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遁

後魏中山五英征義陽傅永為統軍當長圍逼其南門

齊將馬仙埤連營稍進欲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賞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騎千人南逆仙埤賊所射永洞其左右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埤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祠足不欲人知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

後周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竇熾時獨從兩騎為敵人追至芒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並為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應弦而倒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為功乃稍引退熾自其急突圍而出

唐馬璘從李光弼攻賊洛陽賊將史朝二自領精兵拒王師于北邙營壘如山旌甲耀日諸將愕眙不敢動璘獨率所部橫戈而出入賊陣者數日賊因披靡潰去副元帥李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有雄捷如馬將軍者

唐廣德初僕固懷恩誘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陝州馬璘即日自河右轉鬪戎虜間至于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解甲背城出戰吐蕃奔潰璘以勁騎追擊斬俘數千計血流于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還宮召見慰勞之

李靖擊吐谷渾請薛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

本朝魏能咸平中為鎮定高陽關三路前陣鈐轄胡騎三萬餘後來寇能率州軍陣于南關門又令其子正與都監劉知訓間道斷賊行勢邀戰數十合賊退薄西山追擊走之獲其器械十八萬戎人常謀入狄能伺知即發兵逆擊之生擒首帥斬殺殆盡

馬知節平劍州還及三泉詔與王繼恩討賊繼恩責勢自任惡知節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

舊卒悉召還成都知節累乞師繼恩不之聽賊十萬  
衆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  
者逮暮退守州廩慨然曰歎死賊手非壯夫也即橫  
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  
黨敗去

耿全斌從征大原還遇虜于蒲陰追擊至徐河因據水  
口要害遷補車騎副兵馬使又改雲騎軍使屯瀛州  
與虜戰所乘馬兩中流矢死凡易三乘戰不却賊為  
引去

簡軍摧堅

晉襄公以狼臙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臙

怒其友曰盍死之臙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

為難欲共殺臙曰周忠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周忠周書也明堂廟也所山策死而不義非勇也子

姑待之及彭衙之役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屬

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吳伐楚揚句為令尹卜戰不吉揚自穆王魯司馬子魚

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勳也順且楚故司

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

尚大堯之吉得吉戰于長岸子魚先使楚師繼之大

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

唐初段志玄從劉文静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静為通將

桑顛和所敗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赴之擊殺數十人而還為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顛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振擊大敗之  
薛仁貴梁建方契苾何力於遼東與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疋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

契苾何力與梁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方均同征吐谷渾軍次赤川萬均率騎先行為賊所攻兄弟皆中槍墮馬徒步而鬪死者兵士十六七何力聞之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橫奮擊賊兵披靡萬均兄弟由是獲免

天寶之亂賊將史朝義領鐵騎十萬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決戰短兵既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不動魚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接旗而進單騎奔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義大敗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人降其三萬二千入轉戰于石榴園老君廟賊黨又敗人馬蹂踐填於尚書谷朝義輕騎而走

天寶末吐蕃入寇報新城之役展壓官軍衆寡不敵王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合殺

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不敗

五代晉皇甫遇拜滑州節度使虜率衆屯邯鄲遇與安  
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虜前鋒大至遇  
引追轉聞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  
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  
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親僕杜知敏以  
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為虜獲  
遇謂彥超曰知敏倉皇之中以馬較我義也安可使  
陷於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俄  
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  
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虜騎所闡若不急救  
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盛無以抵吾將軍獨往何  
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若失此  
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虜見  
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斃捨得還時  
諸軍歡曰此三人皆猛將也

晉王存勗舉兵擊梁救趙進軍相鄉五里遣周德威先  
以胡騎進薄梁營梁將韓勅等精兵三萬鎧甲皆被  
繒綺金銀炫耀晉人望之惧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  
曰賊志在不戰欲以兵甲耀威乃耳遣存璋諭諸軍  
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晉屠沽傭販虛  
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為貨德威自

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獲百餘人賊遂渡河而退

本朝威平初契丹入寇張凝率部兵設伏初羸州西出其不意腹背奮擊挺身陷虜陣凝子昭遠從行總十六歲即單騎疾呼突入虜中掖凝而出左右披靡不敢動

表裏夾攻

春秋時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原潛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皋縣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惠戎師曰彼徒我車其侵軼我也

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彼勇而無測者嘗寇而速去

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耻退君為三覆而待之覆安伏也我輕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逼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

之民人之前遇覆者奔祝嘏遂之祝嘏助勇也乘戎師前

後擊之盡殪為三部兵祝嘏使勇而無剛者先犯我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我還

走祝嘏死遂之戎前入及中二

楚使闞廉帥師及邑師國鄭廉楚大夫鄧養甥嘏帥師救

鄆三逐巴師不克三生皆大夫闞廉衝陳其師於邑師之

中以戰而北衝橫也分邑師為二部闞廉橫也鄆人

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勇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  
鄧師大敗鄢入霄濱

後漢初光武遣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  
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  
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  
拔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  
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擊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  
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人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  
馬武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  
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信如此茂  
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兵攻武合戰

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  
心銳乃開營後出軍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  
敗亂走

武德三年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世民移  
屯青城宮營壘未立王世充率衆二萬自方諸門出  
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秦王以  
精騎陳於北邙山親登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  
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  
出兵乃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以擊之誠通曰  
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騎軍南下兵絕接煙作秦王  
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與通表裏合擊俘斬七十



武德三年十月羅士信取千金堡秦王令屈突通守之  
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惧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  
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已急秦王方出援之  
左右未獲從以雨騎而進遇賊騎將葛彥璋射之應  
強而墜擒之於陣後軍亦繼至通軍復振表裏奮擊  
世充大敗幾獲世充

秦王討薛仁果營中無水人馬不飲者數日賊將宗羅  
睽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  
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進明令戰復令將軍蘇玉  
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鋒之賊將宗羅睽併  
軍共戰王軍將敗然而太宗親臨大軍奄自原北出  
其不意羅睽望見獲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  
動天地羅睽氣奪於是大潰斬首數千級投澗谷而  
死者不可勝計

肅宗初逆賊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陝以抗  
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負山為陣郭子  
儀以大軍擊其前回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  
中與鬪過期大軍稍却子儀麾回紇令進盡殺之師  
馳至其後於黃埃中發數十箭賊驚顧曰回紇來即  
時大敗僵死遍山賊

至德六年賊安慶緒遣嚴莊助張通儒拒官軍於陝李  
嗣從郭子儀討賊遇於新店力戰數合我師初勝而

後敗嗣業遂急應接回紇從甯山望見官軍敗曳白  
旗而下徑抵賊背穿賊陣過賊陣西北角先陷嗣業  
又率精騎前擊表裏齊進賊衆大敗走河北

### 乘勝破敵

晉杜預襲吳樂鄉虜都督孫歆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  
印綬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  
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燕  
樂毅藉濟西一戰以併強齊今王師兵威已振譬如  
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也遂指授郡帥直指秣陵  
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先議者慙而謝焉

東晉將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請

將請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被勞我逸是  
以尅之宜及其袞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十六國蜀李特攻晉州殺徵軍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諸  
將進曰徵軍遠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  
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  
也特從之獲追攻徵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  
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

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也河東太宗  
往征金剛遁走太宗追擊大破之乘勝遂北一日一  
夜行二百餘里轉戰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  
劉弘基執馬諫曰糧已竭士卒疲頓願且停營待兵

糧咸集而後戰太宗曰力者難成而易敗機者難得而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沮我又其未定當承其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是更遲留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也遂策馬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飢之為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中皆飢此夕惟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飢而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長孫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諸軍戰小却為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衆大潰遂破之

太宗破薛仁果將宗羅睺於高掖乘勝帥二千餘騎追之竇軌苦諫曰仁果猶據堅城雖破羅睺未可輕進請按兵以俟其變太宗曰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賊大軍已敗餘衆何足為虞兇魁之計蓋於此矣遂率衆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垣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果窮蹙開門請降

郭子儀僕固懷恩擊賊將李歸仁大破之日暮懷恩謂子儀曰賊必棄城走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李歸仁田乾真安守忠張通儒子儀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迨明而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天下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奈何縱之不取若使得衆復為我患雖悔無及夫戰尚速何明日為子儀固止之令還營

懷恩以固請往而復返一夕四五起遲明謀至守忠等果遁

朱泚之亂賊驍將張庭芝逼柵求戰李晟謂諸將曰吾恐賊不出今冒死而來天贊我也勒諸將縱兵擊之時駱元光領華州兵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遣李漬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勝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殪屍滿地翌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則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耶晟乃號令誓師畢陣於先泰門外使王佖李演率騎軍吏頃萬領步卒直抵苑牆先是夜使人開苑牆二百餘步至是賊已

立木柵賊倚柵拒戰晟叱軍士曰安得縱賊如此當先斬公等萬頃俱先登拔柵而入王佖騎軍繼進賊奔潰大軍分道並入驅蹙至于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有餘騎馳入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遁走其餘兇黨相率來降

### 乘機破賊

蜀將孟達降魏以達領新城太守達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懿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一賊交結審察而後動懿曰孟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及其未定往決之倍道兼行八日到城下吳

蜀各遣將救達分兵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  
洛八百里去吳二千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  
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已固諸軍足辦吾無患矣及兵  
到達曰吾舉事八日兵至城下何神速也懿八道攻  
之尋斬達

唐高祖討宋老生太宗親與公子建成分路追兵時方  
中夜太宗馳入深谷遂失道下馬步上久而得路及  
兵回高祖乃令太宗自為武侯將輕騎夜發行前遲  
明至霍邑城下恐宋老生不出戰遂大言激怒之及  
兵至高祖曰兵疲未食恐不可戰甚欲停營太宗曰  
機不可失當破趙會食豈得下營先食乎高祖乃與

公子建成當東面令太宗當南面部分總定老生出  
兵交戰左軍遂敗太宗與軍頭段志玄躍馬先登深  
入賊陣敵人矢下如雨太宗為流矢所中拔而復戰  
衝突其陣後憤氣彌厲手殺數十人兩刀尺缺血流  
入袖灑而復戰老生遂大敗

太宗討薛仁果既尅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  
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  
薄城下咸疑不尅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  
迫之使其計不暇發以故尅也宗羅侯侍往之勝兼  
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令喜吾出悉兵來  
戰雖擊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躍還走投城仁果收

而撫之則便未可得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披  
退不及回顧散歸隴外則析塿自虛我軍隨而迫之  
所以惧而降也此可謂滅筭諸一盡不見耶諸將曰  
此非凡人所能及也

乘風雨破敵

後漢楊旋為零陵太守時蒼梧賊攻劫州縣賊衆多而  
旋力弱吏人憂恐旋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  
石灰於車上排非排及繫布索於馬尾及為兵車專控弓  
弩及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火燒  
布然馬驚奔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  
寇大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郡境以清

永平中匈奴殺後部王安得攻金滹城戎已殺尉耿恭  
乘城轉戰會天大風雨隨而擊戰殺傷甚衆匈奴震  
怖相謂曰漢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唐蘇定方驍悍多力為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頗利於蹟  
口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忽然  
霧歇見牙帳遂掩襲之頗利狼狽散走

梁將王琳大治舟艦引兵東下時攻陳霸先遣侯瑱拒  
之瑱以琳軍威方盛乃引軍入蕪湖避之是時西南  
風急琳自謂得天助直趨建康侯瑱等引兵徐出蕪  
湖以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擲火  
炬以燒陳船者則皆返燒其船琳兵潰亂投水死者

武經總要 後集九卷 七十四  
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

後魏太武征赫連昌師次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  
會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冥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  
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將士飢渴願且避之  
更待後日崔浩曰不可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  
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  
道人在豈有常也從之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隋將皇甫綰也兵一萬在抱罕薛舉選精銳二十人龍  
之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  
逆舉陣而綰軍遇不擊之忽返風正逆綰陣氣色昏  
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衆軍從之隋軍大潰陷抱

罕

後晉時契丹入寇杜重威領大兵至白團衛村下營賊  
騎環繞之奇安出寨後折糧道是夜東北風大起至  
旦尤甚破屋拆木營中振井輒壞人馬俱歇契丹主  
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命鐵鵠四面下馬  
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沙  
助其勢晉軍憤怒大呼曰招討使何不用軍而令士  
卒徒使諸將咸請戰重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  
守真曰此風助我也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  
奮命格鬪彊者必勝如俟風止我無噍類矣即呼曰  
諸軍齊力擊賊又謂重威曰今公善守禦守真以中

軍決死矣張彥澤召諸將問計藥元福曰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反出戰吾屬為虜矣虜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亦兵家詭道也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元福等引精騎出西門擊賊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彥卿謂守真曰具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真曰事勢如此安可回轆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乃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

散眾

後漢初可爾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敗之步肉袒

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諸行在所勒兵入據其城樹

十二郡旗弇九平城陽鄒高密膠東臨淄時步眾

尚十餘萬輜重七十餘兩弇令降軍各以郡人詣旗

下皆罷遣軍人令歸鄉里齊地悉平

後魏末河北賊葛榮為魏將余朱榮所擒餘眾悉降以

賊徒既眾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

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住於是群情喜悅兵即四

散數十萬眾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

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親附者

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九 終



總要後集卷之十

兵貴有繼兵無附

多宜分軍相繼

救兵

少分軍必敗

分敵勢破之

速

示緩緩急附

示弱

示疆

示間暇

設詐誤敵

素教

素備

先設備取勝戒不備附

兵貴有繼兵無附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十二郡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

步與第三監弘壽及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號名也

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弁先出淄水上與重  
 異遇突騎欲縱，弁恐挫其鋒，步不敢進，故示弱以  
 盛其氣，乃引歸水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弁營與  
 弁裨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宮懷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  
齊王宮中之懷臺視歆等鋒，弁乃自引精兵以橫突  
 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呂布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與曹公戰，時兵皆出  
 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令婦人守裨  
 悉將兵距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林木幽深，布疑有伏  
 兵，乃相謂曰：「曹公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  
 明日復來，曹公隱兵堤裏，出擊，堤外布益進，乃令

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擊，並進大敗之。

魏大將軍曹休從皖口深入，與賊戰，賈逵度賊無東關  
 之備，必并軍於皖，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三百里，  
 得生賊言，休戰敗，孫權遣兵所夾石，諸將不知所出，  
 或欲待後軍，逵曰：「休軍敗于外，路絕于內，進不能戰，  
 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  
 此合，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心，賊見吾兵  
 必矣。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  
 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返。

蜀將姜維圍狄道，魏將陳泰等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  
 至狄道西南高山之上，多舉烽火，鳴鼓角，城中見救。

者至皆憤勇維謂救兵當須集衆乃發而卒聞已至  
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而去

兵無計必敗

唐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叛有詔王孝傑起白衣為清邊  
總管統兵十八萬討之孝傑軍至于夾石谷遇賊道  
險虜甚衆孝傑率精銳之士為先鋒且戰且行及出  
谷布方陣以捍賊後軍總管蘇允暉畏賊衆棄甲而  
遁孝傑既無後繼為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  
死兵士被殺殆盡時張說為節度管書記馳奏其事  
則天問孝傑敗亡之狀說曰孝傑忠勇敢死深入賊  
境以少禦衆但為後援不至所以致敗

兵多宜分軍相繼

東魏大將高歡大舉以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琡曰  
西賊連年飢饉但宜分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  
麥秋人衆盡應飢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無渡河也侯  
景亦曰今者兵衆極大萬一不提卒難收斂不如分  
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  
軍承之高歡皆弗聽遂有沙苑之敗

救兵

春秋時楚伍員與申包胥友炮胥楚其亡也謂申包胥

曰我必復楚國也

復報

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

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

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立依於庭牆而哭日

夜不絕声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

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五百乘三万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由法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

稷會之大敗天梁王于沂楚地

力少分軍必敗

漢初黥布反淮淮擊楚楚發軍與戰徐僮間楚為三軍

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

且其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彼敗吾一軍

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破其一軍二軍散走

逐西與高帝兵遇于蘄西大戰帝軍散走

後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一萬餘人攻幽州刺史

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臨隆軍路南浮軍雍

奴遣使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

豈得相及比若還此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

隆又別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

遂不能救引而去

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

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

鋒若不敢來攻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

乘利遂白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

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

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貴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管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舉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人與劉尚二處受圍其福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以無餘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立幡旗使煙火不絕夜衙放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兵拒水化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辰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悉步騎赴之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成都廣都之間八戰八克

蜀先主引兵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立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權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家之忌也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聞備敗景將王僧辨討侯景與陳霸先會于曰示濟進剋姑熟次蔡洲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密謂左右曰被軍上者如是紫氣不易可當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先謂僧辨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

武經總要 卷第十卷 八五  
唐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辨然  
之乃以彊兵勁弩攻其前輕銳躁其後大兵衝其中  
景遂夜潰棄城而遁

魏末賊莫折後幟所在寇掠郡縣州人李賢率鄉兵與  
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幟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結  
衆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為一  
軍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卒於我勢既不  
分衆其莫敵我便定首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  
為數隊多設旗幟掩而前以崩諸柵公既統精兵  
直指後幟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幟欲前則憚公之  
銳諸柵欲出則快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

以恃其懈而擊之必破後幟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散  
矣寧不從遂戰類此賢方率數百騎經後幟營以其  
妻子童僕五百餘人并輜重等爲後幟與寧戰勝方  
欲追奔忽遇賢方棄寧而與賢接戰遂大敗後幟單  
騎奔走

前秦苻堅遣將呂光領兵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為  
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披之以甲羅之壘  
上龜茲玉帛絕嬰城自守乃傾國時實請諸國來救  
溫宿尉頭等國五合七十餘萬衆以救之胡便弓馬  
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  
營結陣按兵拒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

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勾鑠之法精騎為  
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敗之帛絕遁走至侯降者  
三十餘國

○分敵勢破之

項籍圍漢王於營陽漢將紀信詐降而漢王得出走入  
閔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  
歲漢常憂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兵領兵南走王深  
壁冷守滎陽成臯間且休得思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  
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  
多而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  
計出軍苑葉間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深

壁不戰約以此此  
弊楚也

晉武帝欲滅吳以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祜上疏曰蜀  
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  
周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不可長久今若引  
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  
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林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  
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危形散所備皆急  
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  
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  
無有寧悉孫皓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  
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中不能齊

刀致死已可知也軍不踰時必可勉矣帝納之終以此勝吳

後魏賀拔岳討方侯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余朱天先方自雍至天光與岳合勢宣言今氣候已熱非征討之時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衆於岐州北百里使太尉侯元進據險設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擒元進自餘緩撫悉降又輕騎追配奴及之於平涼一戰擒之

貞元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為吐蕃掩襲詔劔南節度使常臯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勢臯命火將重勳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和城通鶴軍焚定廉城九平堡柵五十餘所城之二旬而畢其後替普北寇灵朔又令臯出兵深入乃令陳洎等出三哥路崔亮臣出龍溪石門路仇冕等趨吐蕃維州城邢毗等趨鷄棲老翁城高調等趨故松州常良金等出雅功黎雋路王有道等過大渡河入蕃界陳萃孫等進攻昆明城諾齊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生擒六千斬首萬餘級轉戰千里蕃軍連敗

唐未全忠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葛從周以克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



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權知晉州侯言以慈  
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兵昂車沁州  
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叔琮按  
澤州刺史李存璋弃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  
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德王周將步軍一萬騎  
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趨晉陽出石會關營於洞瀉  
驛張歸厚引兵至遼州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  
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陘音州拔承天軍與叔琮  
烽火相應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  
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進飲食時汴軍既衆芻糧不  
給久雨士卒瘡痍全忠乃召兵還

上速

春秋時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代之及離城舒鳩城吳人

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疆息亘子捷子駢子

孟帥左師以退五入不及子木與人居其間七日是

之兩間子疆曰父將墊隘上乃禽也不如速戰墊隘慮

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后為陣我克則

進奔則亦視之視其形勢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擒

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

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遂五子簡師會之

吳師大敗遂圍舒鳩城之

宋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軍齊烏救鳴成宋烏救鳴

正經雜要 卷之九  
厨人僕曰漢宋厨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

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我諸軍君入而固則

華氏衆矣悔无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其師于鳴口

宋地

蜀將孟達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

潛告中國謀洩時司馬懿秉攻城達速發為書給以

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懿乃且驚軍進討諸將皆言

達與二賊交結宜審察而後動懿答曰達無信義此

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討之乃倍道兼行八

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寨以

救達懿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

百里去吳二千里聞吾卒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

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吳所在深險司馬

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无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

吾卒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懿造城下八

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刘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

斬達

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有衆萬人密引苻登

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

上謹於輕敵每欲以計取之令戰既失利而更逼賊

必有申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

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必苟懼懦子與之連結也事

武經要略 卷之五  
又成其福難則所以遠我者欲使儒子謀之求就  
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

武后初徐敬業率兵於江都稱康復皇家以整反屋

竹乙尉魏思溫為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既以

太后幽繫少主志在康復貴極速宜早渡淮北親

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率必以

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欲從其策薛璋

又訖曰金陵之地王氣見矣宜早應之燕有大江其

險足以自固請且收取常潤等州以為王霸之業然

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北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克實

為良策也敬業以為然乃自率兵四千入南渡以擊

潤州思溫密謂杜承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

不知非力渡淮率山東之衆以合洛陽無能為也果

敗

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

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

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俾兵待水退靖曰安貴神

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

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

我倉卒召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銑果大懼而降

唐莊宗命將征蜀以康延孝為先鋒排陣斬砍便破鳳

州收固鎮克興州取蜀三招討氏於三泉所傳皆論

而釋之自是晝夜兼行王衍自和州奔歸成都斷結  
栢津以絕追軍延孝復遣降賊以渡進收綿州王衍  
復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泛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討  
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王衍破膽之時  
人心離沮但得百時過和州即迎降不暇如僕  
修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延關折吾兵勢黨  
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將渡江因與李嚴乘  
馬浮江於時得濟者僅十人步軍死者千餘人延  
孝既濟長驅迤邐頭關之北據廣州遂平蜀

後唐明宗將如汴州至許陽宣武節度使李守攻疑懼  
孫晟勸守殺及守殺遂乘賊拒守帝遣范延光諭之

延光曰若不急攻則此城堅矣願得騎兵五百臣先  
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半  
馳二百餘里奄至城下與賊交鬪翌日守陴者望見  
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盡殲其黨  
建隆元年李筠反謀已決相密使吳延祿曰

太祖曰路城巖險且有不可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少  
歲月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關但離巢  
穴即成禽矣上從其言遂親往次滎陽西京留守  
向拱勸上濟决河踰太行乘其不集誅之黨稽旬浹  
恐賊愈滋攻之難為力矣趙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貴  
巧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尅也若使堅壁

固守老我師徒饋運險艱

突上納之六月己巳朔上至澤州召控鶴左相都指  
揮使馬全義問計策全義請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  
生變上命諸軍奮擊親帥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

示緩

攻敵有緩急

秦伐韓趙令趙奢將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日  
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  
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晉丘斬之堅壁留二十八  
日不行後盜增壘秦間來奪善食遣之聞以報秦將  
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  
非趙地也必矣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

一夜至今善射者去關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  
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遂解關與之圍

曹操征張繡荀攸曰繡以濟軍仰食於劉表表不能供  
也勢必離不如緩以待之可誘而致若急之勢必相  
救操不從遂進軍與繡戰表來救之操敗

曹操既克鄴表尚表熙遂奔遼東有衆數千特遼東太  
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桓或說公遂征之尚  
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兵  
還康果斬尚熙傳送其首諸將咸問公還而斬熙尚  
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  
其勢然也

示弱

春秋時楚武王侵隨

隨國今義陽隨縣

使遠章求成馬

遠章楚大夫也

軍於瑕以待之

瑕隨地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大夫董王也

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

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

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問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

必棄國小小國離楚之離也少師後請羸師以張之

羸弱也下毀軍而納少師楚有尼少師歸請追楚師隨

侯將許之信楚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

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而觀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隨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師次于句瀘

楚西

使廬戢黎侵庸

戢黎廬大夫

及方城

方城庸地庸人逐之

以子揚葱

葱戰黎

三宿而

逸曰庸帥衆群蠻聚焉不知復大師楚師且起王

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

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胃所以服陴隰也陴胃楚武王父又

與之遇七遇皆北軍北惟裨鱣魚人實逐之鱣魚

鱣魚庸人逐之也三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

子乘駟會師于臨品臨品地名分為二隊隊部也西

子越有石溪子具有何以伐庸子越秦人色人從師

楚盟楚見楚遂滅庸博言楚有謀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郡馮明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

租肯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曰擊數牛饗士卒騎射謹  
烽火多設間諜享遇戰士為約曰單于為盜意入堡  
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堡不敢戰如  
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請我為怯趙王讓我我如  
故王怒使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  
多復遣我我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  
邊士日得賞賜皆願一戰於是乃且選兵車得千三  
百乘騎萬三千疋百全之士五萬控弓弩者千萬人  
悉勸習戰大縱畜牧人眾滿野匈奴小人佯走不勝  
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而來我多為奇陣  
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

歲不敢近邊

魏相攻齊相田忌率兵伐魏也將龐涓聞之釋韓而

歸齊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皆悍勇而輕齊

魏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趨利者

疾上將控地也五十里趨利者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

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

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

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遂之併必

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

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

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砍

樹下見白書乃舉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擊佞兵軍  
大亂罷省乃自刎

前漢諸王信反亡走匈奴與匈奴謀攻漢高帝自往擊  
之至晉陽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隄但

是異弱及羸力為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帝

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於見

所長也見示今臣往徒見羸尙老弱尙音貴謂死者之

瘦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息以為匈奴不可擊

也是時漢兵已喻匈奴三十餘萬衆兵已行帝怒以

為沮吾軍械繫故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

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後漢末孫策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

咸欲引軍避之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銜故

寂若無人登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卒衆宿

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

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遂大敗

陳霸先討杜龕以侯景都君守齊軍乘虛入據石頭遊

騎至于閔下安都閉門兵旗職示之以弱且令城中

日有登陴者賊者斬及夕賊軍還石頭安都夜令

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晨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

百人開東西掖門與賊大敗之賊乃退不敢逼臺城

後周末楊堅作相尉遲迥拒命堅遣將于仲文率兵定



關東次蓼堤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人仲文以羸師出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徧北讓軍頓不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

晉末秋賊孫恩作亂出海鹽刈裕築城于故海盜賊日來攻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裕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乃不奮擊大破之

隋末賊師孟讓衆十餘萬屯盱眙帝遣王世充拒之保都梁山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為將吾當生縛之於

是進攻其無世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夷竈散幕設方陣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五代周世宗伐江南大將張永德請行效命師至壽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夜兵居前裨之伏精兵於便地每戰佯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悉起前後夾攻大敗之仁贍僅免

本朝太宗時契丹與西賊相結窺邊上客接成算於府州折御御使為之備至是虜將韓德城萬餘衆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御使大敗之於于河儀勒浪等族乘虜之亂詐為府州兵躡其後虜衆死者十

六七奏至上召其使問狀因笑謂左右曰北虜小醜  
輕進易退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即分奇兵  
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濟類果如我言左右呼萬  
歲因遣內侍往圍地形觀其動浪等族既與虜有隙  
悉款塞內附

示疆

春秋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于桔扶之門桔扶

鄭之門也桔扶又自純門及達市達市純門鄭外郭門也

縣門不發汝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純於

示楚以謂門故不閉或門出兵侯收鄭楚夜遁鄭人

將奔桐丘謀告曰楚暮有為乃止謀間也

楚大饑我伐其西南或山膏入帥羣蠻以叛楚膏屬楚

麋人率百濮將以伐楚百濮楚之北門

不攻謂中楚人謀徒於城高楚陵為賈曰不可我能

往寇亦能往不如伐齊夫麋與百濮為我仇不能師

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恨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

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戶以往振廩

同食在伐齊厚名也

後漢虞翊為武都太守以討叛羌也乃率眾數千遠詔

於陳倉峭谷詔即停軍不進而上書請兵羌聞之乃

分拔旁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行兼百餘里令吏

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遠或問孫臏滅竈而君

增之兵法日行不通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  
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  
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竄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  
行速必譚追我追孫子見弱吾今示疆勢不同故也  
到郡兵不滿三千而虜衆萬餘攻因赤亭數十日詔  
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備發小弩羌以為矢力弱  
不能至併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  
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奪百多所殺傷明日悉  
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比郭門入賣易衣服迴轉數  
周羌不知其數使相悉動詔計賊營退乃督遣五日  
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而大破之

趙石勒以荊州監軍郭敬敏晉襄陽勒令敬退屯樊  
城戒之使偃葦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  
之曰自受堅守後七八日大海將至相禁不復得走  
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伺諜還告晉  
南中即將周撫以為勒大軍至惧而奔于武昌敬遂  
入襄陽

示間暇

漢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兵  
擊匈奴貴人將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  
中貴人走廣廣曰必是匈奴射鵞者也鵞善飛故使善射者射鵞  
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射

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入果射鵬者也。遙見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陣。廣所從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各我留，勿如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復還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作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旁，皆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大軍。

曹操軍臨漢中，蜀將趙雲將數十騎輕行，猝與操大軍遇。遂前突其陣，且闕且却。操軍追至營，雲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兵疑有伏，引去。

蜀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懿率二十萬眾拒亮。亮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勒軍中皆偃旗，弘鼓不得出。菴幔開四門，掃地却灑，懿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疆伏，循山走矣。候遲還，白如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為恨。

前涼張重華以謝父為軍師，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季龍將麻秋以三萬眾拒之。艾乘輅車冠白帽，若

互鳴鼓而行私望而恐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指音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據胡來指麾處分賊以為有伏發也俱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

東魏高仲密叛以比豫州附魏宇文泰帥軍應之至洛陽與東魏高歡戰于岵山趙貴為左軍若干惠為右軍歡兵萃左軍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歡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惠引去歡騎復來追之惠徐下馬顧命衛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敗軍徐還歡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

唐吐蕃陷瓜州王君奭死河西洵俱以張守珪為瓜州刺史領餘衆方復築州城賊又暴至略無守禦之具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漢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總兵擊敗之

本朝李謙溥初事周為閑廐使知隰州與大原接壤謙溥至則浚城隍嚴兵備不旬日并人果以數十騎來寇城時盛夏謙溥服絺綌搖羽扇引二小吏登城徐步按視賊知是謙溥勒兵不敢動謙溥遣死士百人短兵堅甲夜繼而出薄賊營鼓噪營中矢擣遁去

素教

春秋時晉侯將伐虢大夫士為曰不可薦為虢公驕若

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

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人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

後可用也上之所教以義義衰樂弱勿蓄也函戰將

飢後為晉所滅言不蓄義

晉文公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改令作三軍謀元

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

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

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敷納以言觀其志

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

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也命趙衰為御

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

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

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定王室以

義入務剝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

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求不豐馬

不詳以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

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至

官民聽不感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

之教也

素備

蕭衍為雍州刺史日招聚驍勇以萬數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十間屋為止舍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若山阜皆未之用中兵三軍呂僧珍獨悟其旨因私具橈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村竹葉為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辨衆軍將發諸將須橈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為輔國將軍出入田內

唐王忠嗣在朔方每至玄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來求市宋軼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及在河隴又奏請朔方河東戎馬九千足以實之其軍又壯迄于天寶未戰馬蕃悉賴其用馬

按初虜自大石路南侵張齊賢預簡廂軍千人為五部分屯繁時及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時之師應之此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時兵所敗復降詔褒美

先設備取勝

春秋時城濮之役在信二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則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和君臣是以楚不能報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

潛潛楚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

州乘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強楚莠尹然工尹麋帥師

救潛

二尹楚官然棄其名

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

屬以濟師

都君子在都邑之士王

與吳師遇于窮令

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

沙水名

左尹卻宛工尹壽

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

楚師強故吳不得退

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師繁揚

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

南懷汝清皆楚界

吳不可

入備楚子遂觀兵於城箕之山

觀示

是行也吳甲設

備楚無功而還

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夜不見星左史倚

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

如備之乃為陣吳人至見制有備而返左史曰其

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

剋從之遂破吳軍

魏大軍南征吳到精湖大將滿寵帥諸軍在前與敵隔

水相對寵令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為

之備諸軍皆驚夜半賊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破

之

晉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曹元牙門張顯等潛率步騎三

萬襲蜀賊李特營特素知之乃繕甲礮兵戒嚴以待

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

者甚衆遂害曹元張顯等

北燕馮跋據遼東其弟方泥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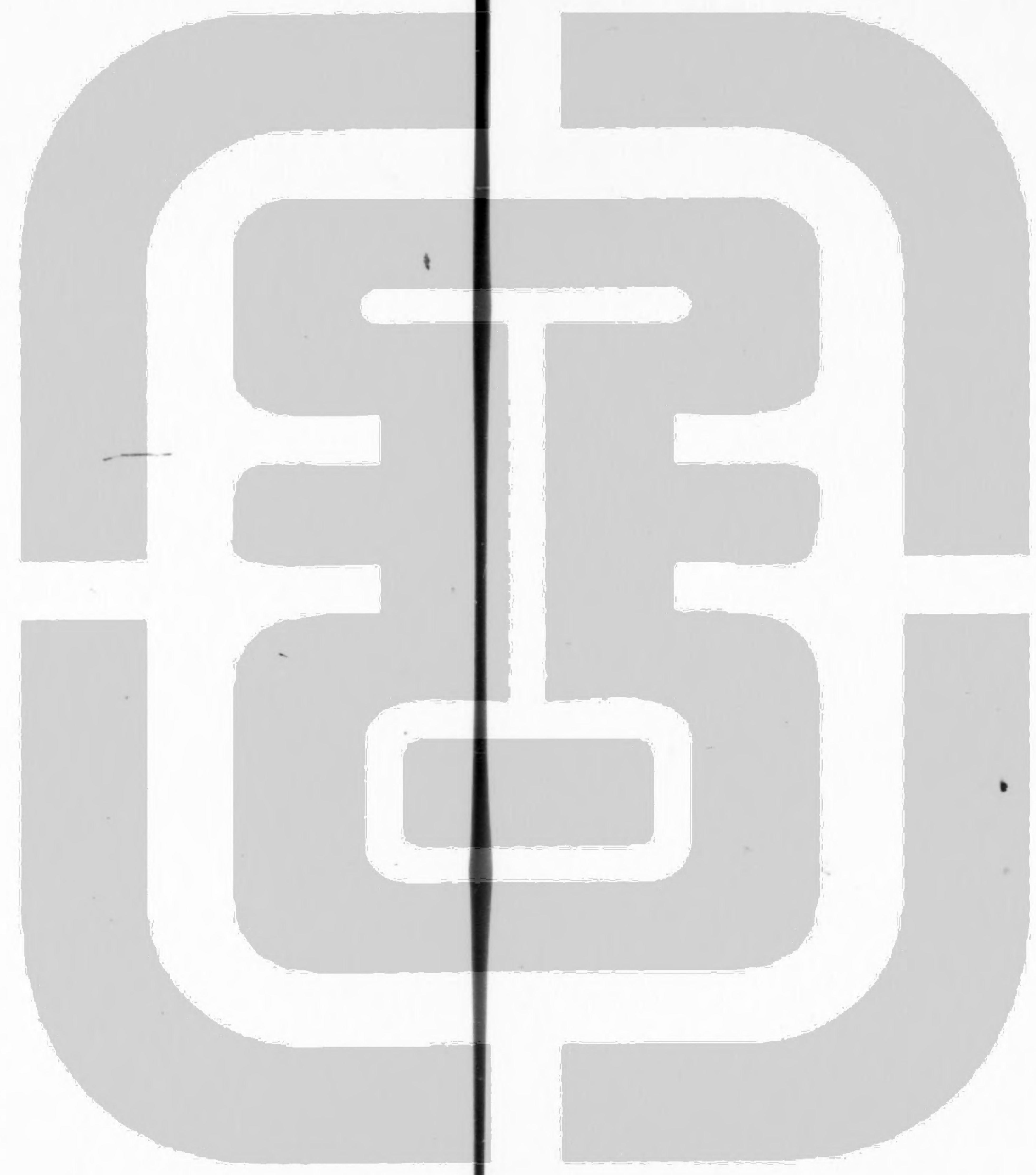
武經總要 卷之十終  
將軍張興討之尅期出戰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  
米驚營宜備之乃戒嚴仍人課草十束伏兵以待之  
是夜方泥果遣壯士千餘人所營衆火俱起伏兵邀  
擊俘斬無遺遂平方泥等

戒不備附

貞元初詔李元諒從渾瑊與吐蕃愈盟于平涼元諒謂  
瑊曰本奉詔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接待中竊思潘原  
去平涼六七十里蕃情多詐儻有急變何由應赴請  
次侍中為營瑊以違詔固止之元諒竟與瑊同進瑊  
營距盟所二十里元諒營次之壕柵深固及瑊赴會  
乃戒嚴部伍結陣營中是日虜果伏甲乘瑊無備竊

發時士大夫皆朝服就執軍士死者十七八瑊單馬  
奔還郡虜追躡瑊營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  
瑊至空營而已額元諒之軍嚴固瑊既入營虜皆散  
去是日無元諒軍瑊幾不免元諒乃整軍先遣輜重  
次與瑊俱申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謂元諒有將帥  
之風

武經總要後集卷之十終



四  
終  
終  
田  
卷

